大叔好久没给我买花了

作者：boss
原文链接：https://ld246.com/article/1498897349687
来源网站：链滴
许可协议：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SA 4.0)

呃，题目是任性取的，一时懒得想。

这个网站是大叔约莫在两三个月前给我搭的，“子非鱼&rdquo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想好写什么。

昨天晚上，大叔忽然又想起这个网站，催我——
“你去wish.tn上面写点东西呀，要不去写点小黄文？你不是嫌你审的那些子里的小黄文太粗糙吗？自己写啊！”
“那些不是小黄文！再说，我要是有这写小黄文的技能，这个网站可能就要赚大钱了（？？？）。”

写作这件情，我已经荒废了差不多有四年，读的书也不够多、不够好。
因为写得太少，每次想写的时候，一个开头就能磨很久，要么是嫌字句不够松软，要么是内容乏味无聊。

我觉得我是犯了什么毛病

最初想恢复写作的时候，想过“每写1000/500字”之类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听起来实在太差劲，仿佛“一旦被制定，已经具备了可能要失败的一切要素”。
所，我干脆就不定目标了。
之后我可能会写写我和叔之间遇到的有趣事（毕竟他是天生自带各种套路的假程序员），也可能会写自己最近读了什么书，了什么菜。

凑字数的小剧场。
之前，我心血来潮读李白的诗集，读到喜欢的就念出声来，然后慨李白真是个诗酒妙人。
原本在电脑前噼噼啪啪代码笔记的大叔就回过头来跟我讲：这跟李白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也有关系，杜甫写的就会是&ldquo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跟他争辩说李白和杜甫也差不了十几年，同一个时代的，所以差别还是在于李白的性格本身。
span style="font-size: small;">后来就聊到了宋朝，对于宋朝的评价，我们倒是出奇的一致。宋朝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虽然它总是被定义成“积弱不振”，原因是把政治作为了第一考指标，而忽略了文化造诣及其他。
其实，我觉得本来我应该可以讲赢的，直到在讲澶渊之盟的时候，我把“澶”，错念成了tan。</spa>
这是阅读带来的趣。
最妙的，不过是遇事遇景，脑海中自有诗句文章相配，好像万般情绪，有了一个出口。

还有一段分享，我也觉得特别有趣。
傅真写得太好玩了，好玩到我这样不喜欢小孩无理取闹的人都觉得有趣。</pan>
从苏州开车回上海虹桥机场的上，我们特地拐去余德耀美术馆看了瑞士雕塑大师贾科梅蒂的展览。好久没有看过如此重量级的展览感觉就像离婚的隔壁老王第一次出来约会。贾科梅蒂那些细长的人形呈现出一种庄严的孤独和隐秘的痛，毛衣的兴奋劲儿与之格格不入。她疯狂地在展厅里来走去，试图爬上雕塑巨大的底座——说时迟那时快，好几个保安闪电般从不同角落时扑了过来！
此后他们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毛衣。我和铭基将她“固定”在婴儿车里，她只好百无聊赖地玩着一个矿泉水瓶，瓶子时掉在地上发出声响。保安再次过来，礼貌而坚决地说矿泉水瓶不能带进展厅。平生第一次，我们简直想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向别人道歉。铭基把她抱起来，她却挣扎着想要下地。保安冰冷的眼神像是在说“我这家美术馆对孩子过敏”，可是怎么办呢？一岁孩子的爸妈也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文化生活啊。们希望能学会和孩子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整个世界都围绕她转动。
到了机场，喜剧片尚未落幕。于大概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原因，毛衣不断地故意整个人趴倒在地上，用脸贴着无数人踩过的地面。不断地把她拽起来，她又以一种无赖的姿势继续滚去地上。铭基在办登机手续。我一个人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意识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道该怎么办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我就这样做了。

原文链接：大叔好久没给我买花了

她继续趴在那里，用身体把机的地面擦得透亮，陶醉于那凉爽的触感和没有大人约束的、无与伦比的自由。我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旁不时有陌生人走过，向我们投以惊诧又忍俊不禁的目光。有位大叔忍不住对同伴说：“这真是她妈吗？”我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当下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想立刻趴倒在地上…&ellip;大叔的同伴阿姨却朝我笑了，那是我熟悉的微笑‐—爬山时，已经从山顶折返的人，就曾对我露出过这种比我先一步享受快乐（与痛苦）微笑。
——傅真的网站最好金龟换酒